

【摘錄章節】

五 菸葉荔枝半世情 關懷協會戰鼓緊

老妻

老天，該放晴了！跼向窗戶，看見外面的雨絲，張清士又嘀咕了。

「恰……恰恰恰……恰恰……」老妻踩踏舊縫紉機的聲音，一陣陣傳入他的耳朵。

跼回電視機前，坐在藤椅上，拿起轉台器，他沒意識的切換著電台。雖然眼睛盯著電視機閃亮變化的螢幕，但他的心並不安定，腦海也思緒翻滾著。

「短命哪！」他皺著眉頭，像是自言自語：「第四台搞麼个？繳了錢，還恁多廣告，欺負人嘛！」

「你今晡日係樣般呢？」他的老妻郭惠珠終於出聲：「吃到火藥嘿！」

「冇啊！」他稍微一愣：「我好好啊！」

「好好會電視切來切去，又嘴上罵冇停？」

「罵人？冇啊！」他不解的問道：「我看著電視，那有罵人？」

「還講冇，你跼來跼去，冇半點鐘也有廿分鐘了。」郭惠珠連頭都沒抬起來一下：「唔係透大氣，就係罵來罵去，一下罵廣告多，一下又唸『水資會』可惡、官員唔係東西。這唔係罵係麼个？」

「哦！妳講這個叻！」他恍然：「那些人冇罵樣會做得？係妳堵到，冇定著會比我較氣罵更兇呢！」

「問題係罵就有效吓？罵了又樣般？分你罵的人唔痛又唔癢。唔當自家保好圓身較贏。福佬人講的：『氣死驗無傷』。何嘛苦呢？」

說的也是啊！罵又如何？水資會的人又聽不到。張清士無語，睨向老妻郭惠珠的眼光也忡怔起來。

老妻似乎不一樣了。嫁給自己幾十年來，一向是強悍不服輸，別說事關自家的山園田段，即使是不相關的問題，只要她碰上了，如果在早年，老妻必定比他還激烈的。為什麼現在她不會再追問他生什麼氣？到底，什麼時候又什麼事情讓她轉變的？

十年？五年？或這二、三年前？張清士凝神細想，奇怪！竟然沒印象。霎那間，他有一絲因忽略而對不起老妻的感覺。

該對老妻好些才行，不管是好是壞，沒有她不會有今天的日子，即使不算非常豐足，但要吃要用已不需向人伸手，比起早年老妻剛嫁過來，田產有現金卻沒有的前門透後門的拮据光景……。

「電視切了不看，存心浪費電嘿？」郭惠珠的眼角掃到他看向自己的忡怔表情，略停了一下手頭的工作說：「你又發麼个癲哪？」

「妳的頭髮也白了。」張清士沒來由的一句。

郭惠珠一震，接著心裡一酸，本來車的筆直的布邊也歪了一點。

「神經！」郭惠珠踩著裁縫車的腳並沒停下來：「唔看電視就切掉，莫在這裡影響人家的工作。」

哦！張清士無意識的漫應一聲，茫然關掉了電視，站起來踱幾步後，轉身走出「廊仔間」，穿過橫屋屋簷下走道，來到棄種菸葉後就已不再燻菸葉的舊菸樓內，這裡已被當成車庫兼雜物間使用。

雨，並沒有稍歇的樣子，屋簷水仍舊嘩啦嘩啦像是用倒的。

郭惠珠知道只要雨一停，老猴子必然要閒不住，如果沒去苦棟坑巡視山園，看看田坎是否被沖壞、果樹是否落果嚴重的話，他會睡不安寧的。

瞄一下穿過廊道的老伴背影，郭惠珠又再次感到心酸起來，老猴子也長出不少白頭髮了。幾十年來，真虧他為這個家做牛做馬，而且能忍受自己的壞脾氣。

其實，很多時候她並不想亂發脾氣，也常常在發完脾氣後告訴自己要改，也盡量在學習克制自己。可是事情一臨頭，她就是管不了自己的嘴巴，傷人的話就是不自自主的會脫口而出：「樣般，就知吃聊，想不到事情來做嘿？」

常常話一出口，她就後悔了。明明剛吃飽飯，明明已做了一陣子工作，是該休息的，可是看到老猴子真的在休息，她就是會唸，接著就會看到老猴子一副失神無主的樣子。

唉！郭惠珠輕嘆一聲，腦海裡也不自主的浮現出造成她急躁個性的娘家的一切來。那麼多張嘴巴要吃飯，處處都要用到錢，她能不努力工作？當弟妹貪玩或交待的事情一再拖延，她能不急不罵嗎？母親愛乾淨，她也被培養成喜歡整潔淨俐，偏偏弟妹們常常不顧家裡髒亂，她又怎麼可能不唸？如果父親不是死得那麼早，如果她不是長女得幫母親分擔養育弟妹的話，或許一切就會不一樣吧！

只是，又會怎麼的不一樣法呢？郭惠珠不自覺的停止了裁縫機的踩踏。會好命許多？不會變成老女了才嫁給小她三歲的老猴子？會嫁給她喜歡的別人？

想到別人，郭惠珠皺起眉頭。奇怪，那個當年暗中喜歡的、很會唱山歌，做夢夢見都會讓自己臉紅的男孩子，怎麼想不起長相，連名字都不確定是阿松還是阿忠了呢？如果當年真嫁給他，就一定會比現在幸福？

恐怕也不見得呢！郭惠珠連帶想起早她三年嫁來九芎村、算是她的媒人，去年才肝癌過世的手帕交招娣。

招娣嫁的正是一齊承包各類農事工作班的、她喜歡的阿財。當年，兩隔壁的九芎村、竹頭庄幾位年輕人合組工作班出外包工，招娣與阿財的幾乎同進同出，讓招娣不得不懷著孩子早早出嫁。而招娣的懷孕嫁人，還讓人說了閒話。那是一向不饒人的庚福伯創造出來的：『正月嫁，二月有，三月攬子見阿舅。』她很以為然，甚至有反感，她總認為做人要忠厚些，尖酸刻薄是可能回報的。她母親常唸的俗諺語中就有句：『還有食到八十八，不好笑人跛腳或者目瞎。』這句話正是規勸人家不要嘴硬取笑人家，風水是會輪流轉的，做人該謙虛。事實上，庚福伯笑人的結果真的得到了報應，他的二女兒靜妹不僅頂著大肚子嫁人，還嫁後

半個月就讓庚福伯當了外公。另外，最重要的是，阿財是招娣喜歡的人，為心愛的人生孩子又有什麼不對？

阿財家位於九芎村中間的馬路邊，她所嫁的張家則在九芎村尾，出入一定要經過招娣家。每次出庄，只要招娣在家，她大抵會佇足聊個幾句，而每次碰面，招娣多多少少會訴說阿財的不是，讓她覺得雖然招娣嫁給自己喜歡的人，卻沒有得到相對的幸福。

「煞忙有麼个用？只要一賭，再多都會敗淨。」招娣恨恨的說：「更加得人恨的係一食酒就專門蓋大力捏人的奶姑頭。」

啊！忙碌做事都嫌時間不夠了，竟然有人有這種奇怪習慣。她訝異到覺得事情太不真實。以前餵奶時，如果奶頭被孩子咬到都覺得痛，何況被手用力捏？她不禁同情起這位僅有的手帕交。招娣連這麼私密性的事情都告訴她，顯然絕不是什麼打情罵俏的事，從表情看，甚至那已是讓招娣怨恨的侮辱動作。

應該是吧！要不然，整個九芎村幾乎都知道阿財愛賭，從幾十年前包工時節就賭到現在。光是賭博，大家並不認為是什麼了不得的事，只要不沉迷就好了。老猴仔在過年時候也會跟女婿或鄰居坐麻將桌，不過那純粹是消遣而已。最主要的是阿財即使賭的兇些，做工的時候卻真的拼命呢。不過，外人看到的總歸是隔鞋搔癢吧，有次，招娣的話就令她震撼了許久。

那次招娣是咬牙切齒說的：「真希望他出外會分車仔撞死，按呢，我也會較自然一些。」

夫妻間，怎麼會有這麼惡毒的詛咒呢？一定是累積無數的「有氣透不出」才會引發如此強烈的恨意吧？郭惠珠聽到的當時真嚇了一大跳，雖然不知該如何勸慰招娣，不過她卻因此而曾暗自檢驗起自己的行為來。

幸好，老猴仔不像阿財。雖然抽煙，每晚也必定要喝杯小酒，但為了家庭肯努力打拚。嫁到這樣的老公，『比起劉玄德就會吃不得睡不得，但比起討食叫化就還蓋得』，她已知足。

想到這裡，郭惠珠嘴角現出一絲笑意。老猴仔有時竟然會從夜市買個小飾品擺在她的梳妝台，問他卻從不說什麼，被她問急了，還會臉紅搔搔頭。如果老猴仔肯再說些好聽的話，那她真的會做死都甘願。不過，這是不可能的。『牛，牽到北京也係牛。』一直以來，她就從沒想過要過什麼浪漫生活，當年，她也只是覺得老猴仔老實又肯做而已。

「過年就廿三了，還挑麼个？」她想起當年招娣催她的話：「單丁，好手好腳，煞忙老實，雖然比妳較小又還有當兵，但係父母都做人蓋好，又有山有田有菸樓，想討一個人來幫忙。人唔會差，嫁得啦！」

「挑？我那來挑的權利？」她感到委屈。確實！四、五十幾年前，女孩子幾乎十七、八就結婚了，大妹秀香就已當二歲孩子的媽，像她廿二歲還沒出嫁，已經背後被人叫「老女」了。問題是由得她嗎？曾經有過的三或四次提親，雖然母親都沒有反對，但是只要看見母親眼紅流淚，再聽到母親長嘯短嘆，她當然知道母親的意思，她還能『褲腳一抖跟人走』嗎？她怎麼忍心答應？而她的為母親及

弟妹犧牲青春，固然換得村內「賢孝」名聲，然而也有極少數是說她高傲的。『增了爺娘志，誤了自家身』這些好好壞壞，她都只能擺放在心的底層。

「其實，我也知妳蓋為難，愛幫忙照顧老弟老妹，唔過，最小的老弟都十歲了，過幾年可以喊他去學手藝，『一技在身贏過家財萬貫』，妳負擔才唔會恁重。妳也愛為自家設想一下，做唔得再耽誤下去。」招娣熱心的說：「好啦！我來麻煩我的家娘出面同妳媽媽講。」

「唔好啦！」她急了：「相似我淨想嫁人一樣，愛樣般做人哪？笑都會分人笑死。」

「唔會啦！男大當婚女當嫁，天經地義的事情，誰敢笑？放心！我絕對唔會分妳失面子，還保證分妳嫁到一個好老公。」

加建的鐵皮遮雨蓬上的聲音不再那麼密又急，雨，似乎轉小了。

日子過的真快啊！一晃就卅幾年過去了。郭惠珠邊感嘆邊翻出兒子正君回來時，經常穿的卻掉了鈕扣的幾件工作服，並從針線盒翻找適合的鈕釦。

對於結婚，在她成長過程中曾經有陣子覺得是件很可笑的事，母親平常交代要小心男人，結果不相識的男女卻一起吃住，還得為對方生孩子，叫對方的父母為爸媽，從此相守一輩子。常常，她越想就越覺得荒唐滑稽。然而，隨著成長才慢慢認知：社會制度就是如此，長大後就必須為傳承而做；再換個角度來想，也只不過是勞動場所及吃飯的地方改變而已。所以，她既不特別期待也不刻意排斥。至於所嫁是好是壞，那純看運氣，或說命運——前世燒好香就會好命，如果前世沒修就得認命並忍耐。

幸好！郭惠珠的嘴角彎了起來，她的「運氣」還不算壞。在正式相親前，招娣還瞞著她用心安排，或者說她被設計了一場見面秀。

將近半世紀，菸葉是瀾森鄉最出名的經濟作物，不僅讓瀾森鄉民有餘錢可供孩子輩唸書，也造就了瀾森鄉成為最多博碩士的鄉鎮。每年二期稻將近黃熟前，先得整塊田壟把針尖般細小的菸籽播種，早晚澆水，白天用篷布覆蓋防曬，傍晚得打開篷布承受露水；待菸苗長到一、二公分，得逐棵挖出進行「假植」；又等稻穀收成，菸苗約十五公分高時，正式移植到田裡栽種。菸葉成長期間，為免耗費養分得摘除菸筍好幾次、斷去菸花，還要培土、施肥、噴藥、除草；然後才是分批摘採、燻烤。種植菸葉的工作就是這樣的繁多與瑣碎，鄉民間常以「冤業」戲稱。

為了應付種植菸葉所需大量人力，瀾森鄉發展出極有效力的「交工」制度——以住家或田地鄰近的七或八家為一個交工團隊，互換人力、輪流進行各項工作。雖然郭惠珠家裡沒有種植菸葉，但她的勤快是得到鄉親賞識的，任何一個交工家庭有事時，幾乎都會請她去代工或當替補人工，於是她在多個交工團隊中出入，而她也樂於有這樣的賺取現金機會。

摘採菸葉得在中午過後，原因是露水已乾，菸葉曬過太陽後會稍軟，菸蒂比較不會脆弱斷裂。摘採下來的菸葉再經過一晚的置放，第二天會變得更為柔軟，這時才用菸針穿在菸篙上。「穿菸葉」得非常小心注意，因為在熱燻時如果菸蒂

斷落跌下，而且很不巧掉在輸送熱氣的鐵管上的話，那是很容易引發火災的，輕則燒掉菸樓，重則整座夥房被燒光。菸葉全部穿妥在菸篙後，隨即上架送進燻菸室，也就是菸樓內。一次的燻菸時間約九或十日，必須廿四小時不間斷的加減柴火，前三、四天得火力旺些，過後則是細火慢烤；燻菸工作大抵男人做，特別是每晚不容打瞌睡誤事的「掌夜火」工作，既無聊又壓力大，不過，寒冬中守在溫暖的火場舖，利用燒紅的火炭煮些小點心或烤個地瓜，倒是全家大小都喜歡的。燻烤妥當，再取出來的菸葉已由青綠轉成黃橙橙的顏色，這時得先重壓成四方形堆疊存放；再等到整季約三、四次的燻菸完畢後，才費工把壓成四方的菸葉一片片拆散、挑選、分級、再次壓塊定形，最後才是一網網可繳往公賣局的菸葉。

而那次，她本已預定去代同庄的富來伯家交工，招娣卻死求活賴要她去九芎村另一家叫做祥丁伯家補還人工。她知道祥丁伯，可是她不常去祥丁伯那一帶採菸葉，因為那個交工班成員從不顧慮她還沒有結婚，話語完全口無遮攔，山歌詞更是讓她臉紅，像什麼「阿妹生來真斯文，一口牙齒白過銀；兩片奶姑咚咚起，阿哥看到日夜魂」、「阿妹腳下一坵田，冇圳冇溝水漣漣；一隻鳥仔來食水，留下喉涎好肥田。」，歌詞是那麼的不堪。其實，並不是她不喜歡山歌，只要做工就必定會聽到山歌，聽習慣了那種旋律，甚至她還會私下哼唱，畢竟山歌真的能舒發心情，不論喜怒哀樂都可以含蓄表達出來。像她就喜歡「甘蔗冇糖怎恁甜，海水冇鹽怎恁鹹？阿妹像是月光樣，冇缺那角分哥嫌。」、「錫打戒指渡黃金，親手送到妹手心；莫嫌戒指會退色，日久才知錫在心。」、「阿哥庄頭妹庄腰，雖然同庄隔條溝；妹子姻緣有哥份，阿哥倒竹來搭橋。」、「山上落雨不得晴，山下造路難得平；海上造橋莫去想，問妹幾時共下行？」

不過，推辭不了手帕交的再三請託，不得已，富來伯家的交工，只好商請母親放下自家拔黃豆的工作來代她出馬。就是在那一天，她初次見到了張清士，而且，那天的山歌詞也是含蓄的。

一如往常，她在午飯後先去招娣家，兩人再一起往祥丁伯家。祥丁伯的菸田位於九芎村末端靠山的地方，腳葉已採完，這次是摘第一遍的中葉。剛開始，她根本沒想到招娣會設計她。當然，也幸好她不知道，要不然招娣必定會被她罵，只是這麼一來，也許今天日子就不是這樣了。

走入田畦，她不再多話，一行兩邊依序的摘採，摘完一行並收回捆妥，置放田埂後，隨即轉進另一行繼續摘採。摘菸葉的分工，婦女負責的是摘、堆、捆，而比較有力的男工就負責挑、扛已捆妥的菸葉並堆疊到車上載運回主家。

採菸葉的衣服大抵都是固定的二套在替換，因為菸葉會分泌菸油，衣服沾染到菸油會黑黑硬硬的很難清洗，如果沾到皮膚也會有緊繃不舒服感。所以婦女通常都全副武裝，斗笠、包巾、手套，從頭到腳幾乎包裹到密不透風，只有臉部分許外露。穿梭在比人稍高的菸行中埋頭摘採，看到的只是包巾下的斗笠晃動，除非以高矮胖瘦及聲音來辨認，要不然想要從外面認清誰是誰並不容易，當然，想從裡面看出去也很難。但好幾次，她就是有一種很奇怪、好似被人透視的感覺。不可能啊！她不相信的轉頭回視，除了蒼翠的菸葉外，她什麼都沒有看見。

怪！為什麼甩不開那種被偷窺的感覺？少女的敏感讓她懷疑起招娣的極力相邀可能有問題，不過好幾次在田埂相遇時審視招娣，並看不出任何可議的地方。好的，自己來查，看是自己多疑還是真有某種蛛絲馬跡。

祥丁伯母煮了一大鍋的米箕板煮韭菜當點心，吃點心時，她盛了一碗就走到遠一些的、眼睛只要一飄就能看見整個團隊的地方側坐著。她得好好打量一下這幾位一起工作的夥伴。

祥丁伯、添財哥、阿慶、阿仁嫂、秀仔伯母、招娣……儘管有些不是很熟，但幾乎都是舊相識。只有那位大家叫他阿清的年輕人，她不曾見過。再瞄一眼，身材中等壯壯的，臉孔算端正，可惜就是黑了些，不是黑底就是陽光曬太多。會是他？工作中被調笑既不會回應，現在被招娣跟祥丁伯母當面取笑也只會傻笑，這種人不是太老實就是太會裝，要不就是憨憨的智商低。她極小心又仔細的衡量著，這樣的人……不像！

「阿惠，來呀！為麼个一個人避恁遠？」招娣大聲邀她：「來這坐，大家共下吃，講講笑笑較生趣。」

為了避嫌，她不得不走入團隊中。

「來！我來介紹新團員分大家認識。」祥丁伯母指了一下年輕人再指指東北端：「柵門外宏相哥的單丁賴仔阿清，唔單止煞忙耐做，又老實可靠，大家喊他『老實伯』。最重要的係『單身哥仔』，宏相哥急著想愛抱孫子，所以到處替他尋細妹仔，拜託大家幫忙介紹。」

雖然祥丁伯母說是介紹給大家，但祥丁伯母卻始終對著她說話，而且從其他人的表情看，顯然他們彼此已相識。這，讓她升起一種專門在為她介紹的感覺，尤其那句被加強的『單身哥仔』。只是她覺得跟她無關，對於結親的事，由不得她而且她已看淡。

那天下午加班一小時，菸葉採到臨暗，因為一般的菸樓三格高，祥丁伯家的菸樓卻是四格高的大棟的，必須摘滿八百隻菸篙的菸量。

她的感覺是對的。第二天早上的穿菸葉、上菸篙入菸樓，大夥總在有意無意間稱讚阿清，而且還故意安排他們二人一組。她也發現阿清真的像大家說的勤勉有力，但她實在沒有那種心情跟大夥嘻哈講笑。因為工作一結束，她得立刻趕回家，下午，還得去賢德伯家交工呢。

整個菸葉季，她就一直處在這種交工換工賺錢的日子裡。她沒再去祥丁伯那邊工作，阿清也從她的記憶裡淡出。不過，她想不到的是阿清不僅沒忘記她，一件關於她終身的事還正在進行著。更出她意料的是，母親既沒有眼紅流淚也沒再唉聲嘆氣，而是積極做主，由祥丁伯母與招娣分別當男女雙方的媒人。

『人靚不如命靚，命若靚，跛腳都會嫁分先生』，在婚姻上，她早已放棄主張，過年期間任憑擺佈的捧茶相親、邏家門、開婚仔、訂婚，相隔僅三個月，她就當了新娘，而新郎正是人稱阿清的張清士。

放下針線，郭惠珠雙手伸向後腰輕捶起來。嫁過來一晃就將近四十年，雖然沒有大富大貴，但夫妻倆齊心打拼，田段跟屋場整理到越來越好，日子倒也平靜

祥和，如果說還有什麼遺憾，那應該是……正君還沒生個孫子讓她抱，而且年紀已卅二的小兒子明君不僅還沒結婚，在女人國上班竟然連女朋友也沒帶一個。

『壞衫壞褲莫丟棄，留待落難好遮秋。』郭惠珠重新戴好老花眼鏡，只是剛拿起一件短褲，眼睛一瞄，哎呀！十一點十五分了，怎麼時間過得這麼快？可得加快速度煮飯菜才行，雨勢已有轉小趨勢，只要雨勢一停，老猴仔必定吃飽就出發去苦棟坑午睡並巡山的。

放下手中工作，她起身匆匆走向廚房。

玉荷包專業生產班

「該轉晴了！」在倉庫內整理高壓噴管及馬達的張清士嘀咕著。

『初一落雨初二晴，初三初四爛禾埕』，想不到始終不來的冬雨跟春雨，一來就這麼的充足，好似要一次補足般，開始了就大雨小雨拖了三天。前幾天還盼望下點雨，現在卻又巴不得雨停，到底是人心反覆還是天年真的變了？

『人怕喋喋，雨怕霉霉』，下雨進不了山，沒有走一走動一動，整個身軀反而像要脫節般痠疼起來。唉！真是勞碌命。張清士輕嘆一聲。

割斷高壓管上次噴藥時破裂做有記號的地方，拿出二吋長不鏽鋼雙頭接管，先接妥一端，再接另一端時卻好幾次都接不好，施力點不對，接管倒溝就是沒辦法插抵定位。試過幾次後，他改用老虎鉗咬緊高壓管線後再慢慢晃動強推，有點效果，不過還有零點五公分的一段是怎麼塞都塞不進去。

為什麼所有事情都好像不對勁呢？難道是水庫問題引起的？到底要不要參加去縣政府的反對興建瀾森水庫的陳情行程？不去不好意思，去了又怕延誤荔枝的噴藥，怎麼辦才好啊？張清士頻頻皺眉，或者繼續下雨就去，如果雨停了就不去……。對！就這麼辦！反水庫還有機會，政府不可能這麼好講話，被老百姓一反就放棄立場，而荔枝就不同了，難得今年玉荷包結實到讓別人羨慕，他可不能最後關頭因沒噴到農藥而毀掉一切。大雨過後，太陽一蒸，荔枝是非常容易就「水傷」的，沒農藥可不行。而高壓管線得承受很強大的壓力，除非買條新管，要不然非接妥不可。

看著手中接得不算好的管線，張清士剪下二短截的細號鐵絲，小心翼翼的纏捆在相接處，為了擔心扭捲的鐵絲缺口會在拖管子時纏上雜草，他還找出塑膠黏布用力纏繞。應該可以用了！他滿意的點點頭。『窮就變，變就通，真係變不通再來想別窿。』幾十年來就是這樣過的。

接妥高壓管線，張清士轉向馬達，打開油閥，猛拉發動繩索，馬達倒是很順利的發動起來。調好惰速氣門後，他隨即又關閉油閥，任由引擎因缺油而自動停止。在保養上，油品放久會變質，所以每次噴完藥，一定要讓引擎內的汽油燃燒乾淨，待要用了再添注新油品，這是簡單卻很重要的步驟。為了機具的壽命與好用，他絕不馬虎。

咦？鐵皮屋的雨聲變成斷斷續續的，莫非雨要停了？張清士走向牆角鐵架上

的農藥堆，翻找出「氫氧化鉀」藥包感覺一下重量。嗯！應該足夠再噴一次。其實，張清士自己清楚，如果等雨晴且真的得了「水傷」後再來噴藥防治，那很可能只是灑「安心藥」而已。

所謂「水傷」事實上是一種細菌感染，學名叫做「露疫病」。最好的防治是在荔枝有姆指大準備轉紅的時候，就先以「快得寧」銅劑噴灑殺菌。這點，在這次下雨之前，雖然荔枝還不到噴銅劑的時候，但他看氣象預報就覺得不安心，於是先以「快得寧」混合了防止落果的「阿鐸尼古」藥劑噴過。所以水傷問題應該不大，他比較擔心的反而是田鄰徐敬輝的玉荷包。徐敬輝做事一向馬馬虎虎，從來不用量杯與磅秤來照比例調配藥劑，一概以目測「大約」了事。過重的藥量不僅浪費金錢也容易傷身，奈何唸過幾次，徐敬輝就是改不了。

如果未防治或已得到水傷，農藥行販售的「快得寧」雖然對輕微症狀有效，但對重症依然沒用，而且「快得寧」是銅劑，極易產生金屬殘留問題，另外屬於鹼性毒物，混合其它農藥會再產生化學變化，對人體並不好。為此，他認真研究過，也發現了有效的替代藥方——以強酸的「亞磷酸」以及強鹼的「氫氧化鉀」一比一混合液噴灑。

說來，他會發現這藥方是偶然的。結晶狀像是冰糖的「亞磷酸」和薄塊狀的「氫氧化鉀」原本都當肥料用，為了提高吸收速度，他嘗試用水調成液體直接噴灑在葉片。效果不僅如他所預期，他還發現那年的荔枝完全沒有「水傷」。這簡直是一舉二得的好事，再經過幾次的試驗，他終於肯定了藥方，也找出跟水的最佳比例是一比一千。不過，他也發現這兩種化學品必須各自在水中融化後才可以慢慢混合，而且都各有缺點：「氫氧化鉀」加入水中融化時一定得慢慢加，一片融化後再一片，稍急躁就會爆炸；而「亞磷酸」呢？只要接觸空氣就會融化成水，在保存上相當不容易。

他把研究心得告訴了徐敬輝、阿慶，以及住在村頭的大眼仔。可惜！去年的荔枝，只有阿慶聽他的。阿慶種有將近六分的荔枝，其中三分已嫁接「玉荷包」，阿慶採用他的方法，結果玉荷包品質改善，另外三分多的「烏葉」荔枝也是既多又好。雖然價格上烏葉不如玉荷包，但產量上的絕對可靠、成熟紅透後的口感及香味也佳，最終阿慶還是小賺了一筆。

為此，徐敬輝挖苦他：「阿清，你蓋偏心呢！好坑的淨報分阿慶。」

「天地良心！我同阿慶講的項項都同你講過。」他反譏回去：「差別在阿慶肯聽我的，你這猴仔呢？將我講的當做狗吠，淨曉得聽婦人家的，一日到暗淨魂婦人家。」

「我那有？」

「還講冇，另日我看到你婦人家的時節才來問：『徐敬輝講一些都唔驚妳』，到時我再來看你婦人家的反應。」

「你亂造話，我那有講過『唔驚伊』按呢个話。」

「冇講過『唔驚伊』，那就係『蓋驚伊』了？按呢，就代表我講對了！」

「反正我有講過驚伊或者唔驚伊的話。」徐敬輝轉回話題：「其實，我唔係

冇聽你講，只不過每一項藥仔都愛秤，恁麻煩的事情那來恁好的命脈？按呢好冇？明年射藥仔的事情，我全部聽你的。」

「你答應的哦！唔好到時節又淨記得婦人家講的哦！」

正因為徐敬輝在村中怕老婆是有名的，大家也就喜歡偶而開一下徐敬輝的玩笑，這種謔而不虐的玩笑往往有很好的轉換氣氛效果。這次也一樣，而且徐敬輝從年初荔枝開花就開始請教他噴藥的事，有時還直接請他調好藥劑的比例。雖然他希望大家都有好收成，但完全的依賴又讓他覺得是壓力，如果收成不好豈不全是他的責任？像前兩天在宋老師家，他跟兒子正君才剛進門，屁股都還沒坐下，徐敬輝那太直接的方式就讓他有點難招架。

「阿清，來這坐。」徐敬輝讓出椅子熱烈招呼他並且很得意的向大家說：「今年我的荔果一定穩的，因為我尋得一個好師父，就係伊——阿清。」

「猴仔，做唔得按呢講，大家交換研究心得而已。」他放低聲音把話導入正題：「今暗晡係宋老師邀請，我們先來聽宋老師講麼个。」

宋老師笑呵呵：「你種荔果的技術本來就做得師父，大家還愛請你來教呢。」

「講請教我擔當唔起，但係只要我知的，大家有需要，我一定不藏私。」他也很豪爽的回答。

說完，張清士在徐敬輝旁邊坐了下來，正君則去跟幾位年輕人和在一起。他粗略估算一下，來的人約廿幾位，有五位「玉荷包專業生產班」的班員，也有幾位是他不認識的，不過地方上有頭有臉的就有幾位，像任職鄉代會主席的他姻親鍾庭華，他們那村選出的鄉民代表傅瑞志及村長伯，鄉公所民政課童課長、三華民俗村曾棋華老闆……。他直覺必定有大事，說不定跟水庫有關。

他猜對了，宋老師等大家坐定，奉上茶水後就直接切入重點：「蓋壞細在恁冇閒的時節邀大家來，也感謝大家在落大雨的暗晡頭還行出來關心家鄉事。本來，我想邀請鄉長共下來，可惜鄉長前幾日出國去了。唔過冇要緊，有鍾主席、童課長、傅代表來也係共樣。今暗晡，我愛同大家報告一件關於我們瀾森鄉係生係死的大事。上擺在鄉公所舉辦『瀾森水庫公聽會』的時節，有署名『瀾森關懷協會』的人分發綠色的傳單分大家，唔知大家還記得冇？上個月底，瀾森關懷協會又還做了一件事情，就係聯絡了自立晚報、優劇場在台北市清華大學月涵堂主辦『水資源與地方文化孰重——瀾森水庫應否興建座談會』。瀾森關懷協會已經為家鄉戰鬥幾場了，但係有人知得麼个係瀾森關懷協會冇？」說到這裡，宋老師停了下來看看大家的反應。

「我有聽鄉長提到幾擺，唔過壞細，冇一等詳細。」童課長皺起眉頭：「我相信宋老師一定蓋清楚這件事，才會邀請大家來商量，我看唔當請宋老師一次就講清楚。大家感覺到按呢好冇？」

「係啊！宋老師唔使客氣。」看大家以期盼的眼光看著宋老師，鄉代會主席鍾庭華也接口：「老師所知的一定比在座都較詳細，這件事就麻煩老師。」

「好！」宋老師沒有推辭：「瀾森關懷協會係由我們瀾森鄉的藝文工作者、老師、大學生所組成的反對興建水庫工作隊，目下由我們瀾森的畫家也係老師退

休的曾文義老師帶領，鄉長鍾新財做榮譽理事長，伊們以『一寸山河、一滴淚、反水庫、保雙溪、救瀾森』為訴求，上擺的傳單就係文宣工作之一。昨晡日，曾老師打電話來，希望我幫忙寫文章登在報紙上呼籲並發動一些人馬，因為已經探到立法院將於『五月初四審查瀾森水庫興建預算』。還有幾日的時間，伊們打算初三先去縣政府陳請，初四打早再上去立法院召開全國性的公聽會，並懇求刪除預算。伊們希望瀾森人參加的越多越好，所以我才會麻煩大家來共下參詳。係照曾老師探到的消息來看，事情真實蓋緊急，係水庫預算冇擋下來，今年七月就愛開始徵收土地來動工，那我們瀾森鄉就完了。其實，以曾老師的熱心，他本來愛親自來邀請大家的，偏偏今朝晨他的婦人家那片有事情，他有去做唔得。唔過，曾老師雖然有辦法來，他卻吩咐關懷協會的幾位後生仔來，現在，我就來介紹伊們分大家認識，等下也由伊們繼續來同大家報告。」

聽宋老師提到水庫興建案，張清士就心跳加速，他憤慨水資會的不講理，不該在根本不知會地方下就編列預算，那根本就是耍流氓耍蠻幹的可惡行為。幸好，上天有保佑瀾森，在緊要的時刻出現了熱心的曾老師跟一群年輕人組織『關懷協會』來保護家鄉。只是，他沒有信心保護得了瀾森，國家政策耶！高高在上的立法委員耶！他們怎麼可能顛倒來幫瀾森？就算活動再多人馬去抗議，恐怕也不會有什麼用。只是，『打拼有一定成功，冇打拼就一定不成功。』能夠因抗爭不一定有用就任由政府無法無天？那可不行！老古言語講的『臨死都還愛食三碗麵湯』，至少得跟他們拚拚看，就像那幾位年輕人一樣，雖然曾經來找過正君而見過一、二次，不熟也搞不清楚誰是誰，但他極為佩服他們這股為家鄉奉獻的精神。他可不能輸給年輕人。

張清士看向年輕人所在的位置，他想到一個問題：他們來找正君，是不是正君也參加了關懷協會？如果是，為什麼正君沒在自己面前提過？他沒細想，因為三位年輕人站了起來，先向大家鞠躬，然後男生坐下，唯一的女生開始說話：

「各位長輩，盡壞細增加大家的冇閒。我係鍾裕鳳，大崎下人，伊們係李永輝、鍾裕龍，一個讀土木、一個讀外文，我讀歷史。我們三個人，從小共下大，高中時都係宋老師的學生。讀大學的時節，為了研究瀾森的老街同夥房，我們做田野調查，才發現到蓋多農村的問題，客家話也可能會從我們的家鄉消失。我們十分憂慮，就去請教曾老師，共下研究愛樣般把我們瀾森鄉救轉來。至於瀾森水庫，雖然已經聽講幾年了，但係第一擺感覺嚴重係聽到我們在立法院裡面做助理的朋友講的。他為了安慰我們，才講不用愁瀾森的將來，只要瀾森水庫一築，觀光財就食不完。我們追問下去才知得，原來經濟部水資會這十年來，每年都有編列瀾森水庫的探勘預算，今下行政院已經核准瀾森水庫，在這一、二年就會動工。知得這個消息以後，度好，曾老師也吩咐我們查水庫資料。我們就開始分頭去查，結果越查就越驚——水庫只要一築，我們瀾森就完了。我們帶著資料，驚到透夜歸來尋曾老師，曾老師也一口答應共下來反水庫，並組織『瀾森關懷協會』來開始做文宣工作，希望所有的瀾森人都知得水庫的嚴重性，能夠共下來反水庫。其實，我們還有準備一個較悲觀的想法，即使反唔成水庫，至少『有吵有糖仔食』，

我們鬧越大，安全性就會越提高吧！蓋壞細佔大家的時間，實在係這條事情太大，不得不麻煩大家。今下，雖然有曾老師擔起來，但係全鄉的生命財產，根本唔係任何一個人或者團體可以決定。築水庫係大的工程，一定愛縣政府配合，所以第一步我們想動員人馬先來去縣政府陳情，得到縣長保證支持後才安排第二步來去立法院召開公聽會，籲請立法委員刪除水庫預算。為了我們子子孫孫的安定繁榮，我們一定愛保護好我們秀麗的家鄉，瀾森水庫一定愛反到底。我們在這裡拜託各位長輩，一定愛企出來。拜託拜託！感謝感謝！」

鍾裕鳳柔美帶著悲情卻又絕對堅定的聲音一停，立刻深深一鞠躬，然後才坐了下來。不知道為什麼？張清士覺得鍾裕鳳的聲音有種吸引人的特質，或許該鼓勵她參加公職選舉呢，這麼有理想的後生一定能給瀾森鄉注入新活力並帶來新氣象的。

淅淅雨聲清楚傳入耳中，現場氣氛是安靜凝重的。張清士看看兒子，再看看徐敬輝，他們都是臉紅紅的，似乎悲怨訴求已感染了每個人。確實！他也感到有一種被欺負卻無處宣訴的悶氣，化成了一股熱血奔竄向腦門、喉嚨。家鄉就要毀滅了，能指望誰來救？曾老師、宋老師、年輕人已經出手了，他能畏縮嗎？

「我請問一下。」鄉代主席鍾庭華打破靜默，乾淨俐落直接切入主題：「馬上愛去縣政府陳情了，預計愛幾多人幾多台車仔，經費從哪來？有麼个问题冇？今下愛我們樣般配合？愛大家準備麼个？」

「這方面我來向大家報告，我係李永輝，請大家指教。」說話的是位高瘦戴著金邊眼鏡的年輕人：「老實講，我們並冇任何抗爭的實戰經驗，一切只有用想像的。我們預計邀三到五台遊覽車的人，每大約坐四十人；愛用到的口號、宣傳布條、文宣正在趕工。一直以來，我們的經費只有靠曾老師賣畫，既然主席問到並關心，我們希望能夠募款或者鄉親樂捐，大家一條心來反水庫。」

「我來補充一點。」有著濃密繞腮鬚的年輕人說：「我係鍾裕龍，請大家歸去就開始打電話分親戚朋友，請伊們來報名參加去縣政府的反水庫請願。另外，我們希望出發前兩日有夾報宣傳，最好也有一、二台宣傳車全鄉強力放送。宣傳帶子我們會準備好，但係放送車愛麻煩大家。另外，我們也會準備便當、茶水。這些就係目下我們能想到的，相信還有蓋多事情還有想到，我們真實蓋需要在座的長輩幫忙出主意也幫忙發落。感謝！」

鍾裕龍坐下後，又是一陣的安靜思考時間。然後，宋老師重新站起來：「我看時間也有早了。講到水庫，上擺開公聽會的時節，我就有講，當初我也足足想了蓋多日，我們瀾森的山明水秀，只要來過的人都講登真，按呢的地方做水庫係唔係蓋浪費？築水庫對我們有好處冇？係有，還有些把價值；問題係冇呢？其實，唔管有冇瀾森水庫，我們今下過的日子並冇比人較差，我們有需要指望還唔知得可不可以為瀾森加分的水庫吓？係有水庫，落雨時節又洩洪的話，對我們每年都有的淹水唔係雪上加霜？我就按呢每日都想來想去，最後我感覺到『水庫真實做唔得又冇需要』。這種理論，我相信大家都知，我也希望大家煞忙講分其他的人聽，請大家歸去就開始動員，目標四台遊覽車，初三先去縣政府陳情，初四

上台北立法……。」

「耳聾嘿？愛人喊幾多次才會來吃飯？」張清士的回憶被突然而來的老妻郭惠珠的聲音打斷：「煮好就趕快吃，吃飽愛做麼个才來做。」

「恁晝了又愛吃飯了哦？時間過恁快呢！」張清士站了起來，看看外面，雨滴已經小了許多，如果下午雨會停的話，就可以去苦楝坑看看了。

他洗洗手，裝飯走到飯桌坐定並扒了一口飯後，張清士像是自言自語的對老妻說：「一等久冇帶妳出去行聊了，大後日，我帶妳來去台北行聊。」

「你講麼个呀？」

「……」張清士沒再回應，挾塊小封，大口扒起飯來。